



展望

2024



开始走起了平实的现实主义路线——《麦路人》《白日之下》《少年日记》等片分别将视线对准了从前往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：在麦当劳夜宿的流浪者、困在养老院里的精神病人、在学校和家庭遭到霸凌的孩子。

不仅电影如此，2024年热播的电视剧，从年初的《繁花》到年尾的《我是刑警》，也有大量剧本扎实的现实题材剧，比如描写暗黑金三角的《边水往事》，讲述张桂梅老师故事的《山花烂漫时》，讲述苏州一条小巷邻里故事的《小巷人家》等等。

女子力，让人眼前一亮

2024年，女导演齐齐发力，年初贾玲导演的《热辣滚烫》稳居全年票房第一不说，年尾，邵艺辉导演的第二部作品《好东西》，原本票房预测两三亿，结果也凭借良好口碑，已经突破7亿元。

女子力，这是2024年影坛让人眼前一亮的力量，也是这两部电影里让观众为之深深共鸣的“好东西”。

大火的剧集《我的阿勒泰》，导演滕丛丛和编剧彭奕宁也是女性。在中法女性电影展上和许鞍华、戴锦华、刘伽茵等女性电影人交流时，滕丛丛导演曾直言电影界对于女导演存在着许多刻板印象。比如：女导演的片子都是小制作、文艺片；女导演拍不了体育题材；女导演拍不了铁血风格；女导演受不了高压工作……其实呢，早在电影诞生伊始，女性电影人就在行业内占据一席之地，她们不只是演员，她们也站在摄影机后。

《破·地狱》中也有一条女性自我觉醒的成长路线——喃呒师傅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对做法事没兴趣，想读书，父亲不让，非要把衣钵传承给他；女儿有兴趣，父亲偏不传，因为“传男不传女”，“女人有月经，祖师爷不喜欢”。

无独有偶，滕丛丛从前还在做场记的时候，剧组的镜头箱也是不准女人坐的，觉得不干净不吉利——这种



《我是刑警》剧照。

从《围城》时代“传承”下来的“月经羞辱”（《围城》中米袋子不准女人坐，嫌污秽），到了邵艺辉镜头下，变作《好东西》里的质疑：“月经是血又不是屎，怎么会脏？！”“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会流血。”

邵艺辉强调，拍这部电影并非想要将男女关系对立：“女性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男人，而是父权制的结构性问题，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也一直在压迫着男人。”

本来，“月经并不羞耻”这件事应该是个基础共识。可正因现实中还做不到，女性电影人才会在自己的电影里高声呐喊。正如滕丛丛所说：“女性主义不是走多深多远的问题，是基础概念都没有明确。很多人会认为，女性主义者之所以成为女性主义者，是因为没有男人爱她。”

所以，贾玲导演在《热辣滚烫》里拍：男人爱不爱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找到自己的热爱，重要的是我不再一味讨好所有人。

所以，滕丛丛导演在《我的阿勒泰》里塑造了祖孙三代女性，她们无需世俗的认可，无需活在他人眼光之下，活得自洽，活得舒畅，去感受，去爱——女人可以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同时，也向往和拥有爱情。

所以，尹丽川导演在《出走的决心》里让咏梅饰演